

南宋蔡洸的故事

文/古渡渺千秋



蔡洸置艘御风涛 戴敦邦绘



救生会馆内的蔡洸蜡像 图：古渡渺千秋 提供

蔡洸，字子平，福建仙游县人，北宋名臣蔡襄之后，父亲蔡伸，曾做过南宋高宗朝左中大夫，蔡洸因此获得荫补，做了将仕郎。宋代文官非科举不录，靠父荫得官的人，是很难得到实质性差遣的。好在蔡洸并非不学无术之辈，通过努力，他参加了科举，拿到了法科文凭，这才真正步入仕途，在大理寺做了一名审判员，没几年工夫，他就“迁寺丞，出知吉州”，成为高宗朝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

孝宗即位后，蔡洸应诏进入刑部，不久即转徙度支，开始了他为国理财的生涯。由于当时隆兴北伐正在进行中，朝廷让他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知镇江府，这是一个很牛且辛苦的差事，他的理财经验当实践并积累于此时。

在镇江知府任上，蔡洸颇有政绩。据元《至顺镇江志·津渡》记载：“西津渡，宋乾道中，郡守蔡洸置巨艘五，以御风涛之患……仍采昔人遗制，各植旗一，以‘利涉大川吉’为识，其受有数，其发有序。”

南宋时，西津渡是重要的军港，抗金的前阵地。为了加强对西津渡的安全管理，宋代乾道年间，蔡洸在西津渡命人购置了五条大船，每条船上挂上一旗帜，以“利、涉、大、川、吉”为标志，用以济渡救生，同时订立规章制度，限定载客人数，并成立了兼具官渡与救生性质的水上机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上人命救助机构。从此，西津渡的渡船收有数、发有序、秩序井然，有效地抗御了风潮之灾。

蔡洸也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有年镇江地区适逢炎夏，月余无雨，旱情十分严重，田地干裂，禾苗枯萎，他发动百姓拦江筑陂引水抗旱保苗。这时驻扎在西溪的宋军奉命移屯建康（今南京）。江上船舶相继，要过往筑陂水域。转运司（漕司）檄文告知百姓，令镇江府马上拆毁陂堤，让宋军通航过境。沿江的黎民百姓纷纷涌进府署衙门，恳切要求蔡洸一定要保

住陂堤蓄水抗旱。蔡洸见了道：“吾不忍心获罪百姓，宁愿得罪漕司和官军。”他断然拒绝拆陂毁坝。不久苍天下甘霖，航道畅通，当年作物喜获丰收，庶民编民谣赞颂蔡洸：“我漕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可见镇江地方百姓对蔡洸的感激之情。

蔡洸还是一位精于经济管理的改革家。关于这件事，《宋史》记载颇为详细：“镇江三邑税户客户输丁各异，请为一种，不得自为同异。所输丁绢，依和买之直，计尺折纳，人给一钞，官自买绢发起，公私皆便。”上面的这段话，说出镇江税赋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客户输丁各异”，二是“依和买之直……公私皆便”。

两宋户籍管理，虽然相对地提升了客户（流寓户）的地位，但在执行过程中，客户的输丁（徭役）还是普遍重于主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欺负外地人。另外，“和买”并非公平交易。南宋建立后，国土沦丧，财政紧张，和买所需钱款，从“官出”变为了“民出”，换句话说，百姓自己出钱为官府购买物资，和买正式变成了一项赋税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是由政府定价，向百姓采购物资。由于各地和买定价各异，自行摊派转嫁，使得乡村下户不堪其苦，遂成南宋的一项重赋。

通过调查研究，蔡洸发现各级官吏在征收税赋时，人为制造客户与主户矛盾，并在“和买”的过程中，从中捞取油水，敲诈勒索，加重税户的负担。找到问题症结后，蔡洸就上疏朝廷，要求朝廷制定统一税户丁口税额，把所有输丁绢附加在货物之上，直接计尺折纳，官民同等照章纳税。

蔡洸的建议很快获得皇上的支持，颁诏下令按照蔡洸提供的制度施行，虽然地方官吏从中作梗，但蔡洸管理有力、执行精准，很快解决了镇江三邑赋税中存在的问题。蔡洸通过这些运作，既保护了弱势群体，又打击了弄虚作假，可谓善政。

“财无渗漏则不可胜用。”这是蔡洸在户部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国家财税要严格管理。蔡洸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建议孝宗皇帝慎选官吏，打击贪腐，如削减冗官，控制萌补等，严防死堵财政的渗漏，把好国用关；一方面又支持孝宗搞经济改革，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此提高岁入。

蔡洸虽然是朝廷的理财顾问，做了多年的“财神爷”，但为官非常清廉，所得俸银，常常用来救济贫困的亲友，囊无余资。当蔡洸退休之日离开朝廷时，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好变卖了皇上所赐的银鞍来筹集路费，不愧“忠惠”之溢。

镇江老手艺：石匠

文/任德发

石匠技艺是中华民族的一项老手艺，它最远可追溯到久远的石器时代，那时先人们住山洞，用石器，可全都是石匠的活计。传说中，石匠曾得到仙人的指引，领悟到了做人的真谛，只有好好努力，靠自己的双手，才会获得幸福的生活。

随着社会发展，石匠逐渐分成了两类，一类专攻玉石，打造玉器、翡翠，历朝历代以来称之为玉石匠，从玉琮、玉璧，到皇家的传国玉玺，从随身的烟嘴、挂件，到生活中各种玉配件、饰件、五花八门的各种摆件，工艺品。小到戒指，大到皇宫内的大型玉石山、硕大的玉盆玉缸，无不体现出玉石工匠们高超的技艺。

另一类则完全服务于社会，满足社会生活中的需要，打造各种石头制品，统称石匠。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宏伟的石材建筑和优美的石雕作品。从石房、石屋、石牌坊，到石磨、石碾、石桌杌，从小石桥到大石桥、水利石坝，从小石狮到巨兽辟邪、麒麟，从巍峨石塔到大型石窟、佛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用石料建筑打造的石雕塑群，诸如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可谓惊世绝伦。众多的古代石桥梁、石牌坊及地下王侯陵墓遍布全国，当你站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细看那殿前一排蟠龙石柱；当你在山西运城武庙内，观赏那“气肃千秋”“万代瞻仰”的石雕牌坊时，那种精美绝伦的技艺，会让你发出由衷的赞叹。正是石匠先辈们，写下了这部石匠技艺的辉煌历史，它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镇江自古就是江南重镇，地处交通要冲，商贸发达，山水环绕，是兵家必争之地。人口流动、群居集结，造成了历代众多手艺人云集于此。自然石匠也不例外，全市范围内众多的历史遗存，反映出镇江石匠人们的高超技艺。

首先，我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多处。比如西津渡古街上的过街石塔，石塔建于元朝时期，在石塔一侧刻有“昭关”两字，因此这座石塔也被称为“昭关石塔”。昭关石塔由塔座、塔身、塔颈、塔顶等组成，其中塔座坐落于古街之上，塔侧有

洞窟，为观音洞，人们过街穿塔而行，就是对佛和菩萨的一次朝拜。

城西伯先公园门前的一对石狮，据说是原北方五省会馆的门前侍卫，生产巷南端东侧墙体上表彰鸦片战争中坚贞不屈的一群民女的贞节牌坊，均为近代的作品。古老的一座贞节牌坊在城东寿邱街，是前朝时期作品。至于大市口的牌坊巷，那是从前以此地牌坊命名的，牌坊虽未存，街巷却流传至今。风车山上有个人物博物馆，内中收集了不少千奇百怪的石雕作品。寺庙中的牌坊、石兽，数金山寺大门牌坊最古老，一对石狮表面的包浆最好最亮。北固山顶的祭江亭，是一座历史悠久有故事的石凉亭，更古老的还有丹阳的“天地石刻园”，众多的石雕石刻精品令人叹为观止。至于丹阳多处南朝皇帝的陵墓石刻，那更是我国石头文化的宝贵遗存。

城市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石匠、玉雕匠。以往中华路、五条街等处有几家石匠店，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扬中玉器加工企业相继成立、发展，后来还有丹徒石料产业群体的形成。特别是这些年，历史文物建筑的修整、修复，高档及纪念性建筑的建设，又使石匠行业充满了新的活力。韦岗战斗胜利纪念碑、烈士陵园的石刻群雕、南山风景区的牌坊、焦山大门的石刻群、学府路上的桓王亭、京口闸石浮桥的重建、宝华山隆昌寺前的宝塔、佛像、丹阳城市中心的巨型辟邪……它们都点缀着城市，传承着文明。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机械工具开始介入石材的开采和加工，高水平的石雕技师正在趋向老年化、高龄化，并在逐渐减少，他们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石雕的原生态技法终究后继乏人。

高资金家边可算是我市石头加工基地，近些年得到了很大发展。世居此地的金应喜，出生在石匠世家，自幼受祖辈、父辈的熏陶，心灵感悟，深爱石匠技艺。二十多年前，他抛弃了原先的运输业，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钢钎、铁锤。现在他虽已年过花甲，但技艺却炉火纯青，他希望能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高资金家边的石匠 任德发 摄

